

ZHIYE ZHENCHAYUAN ZHIYE ZHENCHAYUAN

职业侦察员

○ 恶魔 ○ 意想不到的罪犯 ○ 『富拉玛号』覆灭记 ○ 赌窟探宝

北京)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新沪登字114号

编 委 名 单

主 编 易庆瑶
副主编 唐长发
编 委 周云发 陈镇江
张 斌

职业侦察员

上海市公安局法制宣传处 编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复兴中路597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华东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字数172,6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514-721-3/I·97

定价: 2.60 元

目 录

翻译小说

- 职业侦察员.....
- ...〔苏〕吉里尔·斯塔列亚罗夫 原著 马 岚 译(1)
- 恶 魔.....〔日〕和久峻三 原著 钱希林 译(25)
- 华尔街的空头公司.....
-〔美〕劳伦斯·山道士 原著 魏子景 译(59)

中篇小说

- 梦断悬崖.....丘 峰(78)
- 意想不到的罪犯.....孙 悦 孙逢万(119)

纪实文学

- 《富拉玛号》覆灭记.....张重天(155)
- 鬼 蜮.....吕 律(190)

短篇小说

- 贼头氓尾.....李康美(216)
- 赌窟探宝.....何 如(234)

职业侦察员

——一个行动小组的侦破活动纪实

〔苏〕吉里尔·斯塔列亚罗夫 原著

马 岚 译

第一号罪证

“女尸的头颅是在鲁萨诺夫河支流左岸附近的浮桥旁发现的。1979年6月5日早晨10点钟，一个路过的砖瓦厂工人，看见几条野狗把这个头颅朝岸边推来滚去。女尸一只耳朵已被咬掉，另一只撕开了一半，上边戴着这么个东西，”——基辅检察机关的高级侦查员尤里·西达列卡用平淡的语调讲述着，并把一只用黄色金属制成的小耳环递到了交谈者的面前。这东西像自制品……

曾经和西达列卡一起侦破过一些复杂谋杀案件的侦查行动小组的成员们观望地沉默不语，他们淡漠的目光从这个廉价的耳环上一扫而过。

“根据鉴定结论，头上的刀口和伤痕是死前就有的，”他毫无表情地继续说道。“可见是杀了她后割下头颅沉入河中的。”

“还有什么情况？”市警察局刑侦科“几乎没有了”，西卡列达答道。科长弗拉季斯拉夫·卡瓦连科少校认真地要求补充介绍。

“这是个青年妇女，18—25岁，是5月份死的。从她那歪曲的鼻梁可以判断她生前曾患过血管舒缩性鼻炎，大概是用鼻子抽气的。身高154—156厘米，头发用氧化氢涂过。死者不注意保护牙齿——很多龋齿，上下门齿都有拱形的牙豁儿，好像爱嗑瓜子。”

“可能会是个女裁缝吧？”卡瓦连科接着问道。“她们有咬线的习惯。”

西达列卡把一张地区平面图铺在桌子上，“这里找到的女尸头颅，这里是一个砖瓦厂，这里是5号河水过滤台，对面是尼科利斯克镇和鲁萨诺夫花园，这些花园里差不多有4500间别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分布在这个水域的所有机构和部门中在我们感兴趣时间范围内值班人员的名单，并对每个人进行讯问。此外，还必需确定钓鱼的人和所有春天在河岸边举行过酒宴以及生过篝火的人，要对他们逐个讯问。然后应该再拿到别墅所有者的名单，要审查他们是否参与谋杀。”他从图表上抬起头问道：“还有什么补充想法吗？”

“可能，她是个‘白腿子’？”卡瓦连科少校一边想，一边喃喃自语——旁边就是一条干线公路。

“白腿子”是指称那些不同于一般的流浪女子，没有固定的住址和职业，在全国各地流浪的姑娘。她们不乘公共交通工具，而是作为远程载重汽车司机的临时女友坐在司机室里，在全国流动。如果“白腿子”的长相还过得去，性格快活开朗，又加上会做饭，她就不会吃亏。司机们会给她饭吃，到了不需要她的时候，就会把她像接力棒一样相互传递。如果姑娘不是

这样，那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发生。

“不排除这种可能，”西达列卡表示同意。“我去找潜水员，联系司法生物鉴定，和韦尔巴沃伊一起找垂钓者、旅游者谈话……卡瓦连科负责调查这些鲁萨诺夫花园和远程司机，而你，”他凝视着布拉特丘克，“你，维佳，要尽快摸清和耳环有关的一切情况。”

耳 环 之 谜

维克多·布拉特丘克从不埋怨自己缺乏坚毅性。他清醒地意识到，商品的鉴定不是短时间的的事儿。他立即跑到乌克兰科学院帕通电焊研究所要求对耳环进行光谱分析，但遭到拒绝。他决定直接去找研究所的所长B·E·帕通。

耳环是铜、锡、锌的熔合物。在乌克兰有色冶金局，根据金属成分的比例（锡锌青铜4—3全苏国家标准5017—74）很快就确定了这种熔合物的型号和生产工厂的地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乌拉尔——卡缅斯克城。

布拉特丘克立即出发到卡缅斯克去。在乌拉尔——卡缅斯克工厂，查明这种全苏国家标准和曲线形的金属丝只生产了1吨，并在一年以前就运往阿拉木图和波尔塔瓦去了，这以后就没有再生产过。运输过程中好像未曾发现过金属丝失落和盗窃的情况。厂里工作人员说他们没有任何人做过耳环。再说这种金属丝也不适宜于制作小件的手工制品。布拉特丘克在和西达列卡通了电话以后，就出发到波尔塔瓦去。这种金属丝的大部分是运到这里来的。

在波尔塔瓦，布拉特丘克整整逗留了一个星期。他观察了

金属丝的整个工艺流程，发现剩下的断料和废屑都被运到没有围墙的垃圾场。布拉特丘克明白了：要查明耳环的生产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除了在工厂工作的几百个人以外，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拿到金属丝，因为从波尔塔瓦到哈尔科夫运送金属材料的敞篷火车上都没有防卫设施。布拉特丘克只得把要查明制作耳环的手工业者和戴类似耳环妓女的任务留在波尔塔瓦，自己回到了基辅。

失踪妇女的照片

侦查行动小组把注意力集中在年龄从 18 岁到 27 岁的失踪妇女身上。他们到处查询全乌克兰和全国列入侦查的失踪妇女的材料，编制了目录，准备了带照片的表格，而中央刑事案件科研实验室毫不拖延地一次又一次地做出的结论都是否定的——这些失踪妇女的外貌和受害者的照片都不一样。

最初出现一线希望是在 1980 年 3 月中旬，从莫斯科转来了对小组又一次查询的答复材料。材料中的安娜·叶菲缅卡是 1955 年出生的，1979 年 4 月 21 日在基辅失踪，他和西达列卡要查找的被害者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这一线希望之光在隐现时即倏然消失：布拉特丘克到捷尔诺波尔城去找了叶菲缅卡的母亲，从那里发来报告：由于血型不同，鲁萨诺夫河支流旁发现的女尸头颅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安娜·叶菲缅卡的。

又过了几天，西达列卡终究松了一口气——1961 年出生的基辅妇女瓦莲季娜·莎哈娃一年以前失踪。有关她的材料中的细节都符合要求：头发是用氧化氢涂过，由于周期性的伤风引起鼻炎，常用鼻子抽气；不注意保护牙齿，对嗑瓜子也感

兴趣。从区门诊部取来的医疗卡上A(II)血型补充了相似处……再经过高效率的深入了解，马上就找到了依据——瓦莲季娜有个继父是长途汽车司机。这是个粗暴的残酷无情的人。他对妻子前夫之女的态度是不友好的甚至是无法容忍的。邻居们反映在他们家里常常发生争吵。瓦丽娅不止一次噙着眼泪向邻居抱怨，这个环境她无法忍受。他在愤怒中把狗的爪子也撕裂了。一句话，这个家庭里经常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少校卡瓦连科结识了瓦莲季娜的继父，而中尉布拉特丘克则去接触了解她的熟人。布拉特丘克访遍了瓦莲季娜的熟人圈子，最后和物理女教师作了一次谈话。据说这位女教师很喜欢莎哈娃。这位老太太很健谈，百般夸奖瓦莲季娜，只是抱怨这个可怜的姑娘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您和瓦丽娅见面已经很久了吗？”布拉特丘克好像是顺便问问。

“两天以前在瓦丽娅的女友廖霞的婚礼上，”女教师答道。她突然发现布拉特丘克脸色发白，问道：“年青人你不舒服吗？”

“不，我很好。”布拉特丘克不露声色地说，心情也很快平静下来。那么这个廖霞在哪里呢？

过了两个小时，瓦莲季娜·沙哈娃坐在西达列卡的办公室里腼腆地讲述一年来她碰到的事情。在和继父激烈争吵以后她离家出走，既没有钱也没有身份证。她在城里闲逛，在车站过夜时感到身体不舒服，被紧急送到医院，在医院病房里她和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妇女邻床而卧。这个妇女的儿子萨沙是一个身体魁梧，仪表堂堂，性格随和的小伙子。萨沙和瓦丽娅一见钟情。母亲赞同儿子的选择，并劝说瓦丽娅住到她们家去。“怎么没有证件就把你送进了医院呢？”西达列卡问道。他一边和卡瓦连科交换眼色，一边暗忖：为什么警察局在公布侦查莎

哈娃以后竟然没有发现她。“急救医疗车接病人是不要出示身份证的，”瓦丽娅朴实无华地讲述着。“为了不要再见到继父，我用了别人的名字，报了一个随便想到的地址”。“你们生活得怎么样？”韦尔巴沃伊疑惑不解地问。要知道没有身份证是无法安排工作的。“他们没有逼我工作，”瓦丽娅坦率地说道，“公公希望我保重自己，他说萨沙的工资已经够我们用了，而我对吃穿又并不贪婪……”

瓦莲季娜的母亲看到女儿还活着，流下了高兴的眼泪，而侦查行动小组成员们的脸上却笼罩着一片失望的愁云——事态的发展是罕见的，一个诱人的假设和设想落了空。一切又需要从零开始。

扑朔迷离中的直觉

“尤里·格奥尔吉耶维奇，请您谈谈您当时是否感觉到你们已经陷入困境了？”我关切地问。

“没有的事！”西达列卡表示反对。“对各种设想逐一检验是侦查员通常要走的路。这条路很长，但不能不走。即使达到目的的可能性不很大，但如果你想找到罪犯，那就什么也不能轻视。查清船夫和鲁萨诺夫各个花园别墅中的住户和司机，这可以说是在地区上定座标或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射击。而分析研究耳环和失踪妇女的照片，这已经是定向射击了，一句话，我当时没有疑惑不决，并预感到会很快抓住线索的。”

“您预感到？”我带着怀疑情绪问道。

“有一些事情很难解释，有时是不可能说清楚的，”西达列卡微笑着说。“譬如说，当侦查工作正在进行时，我什么病都

不会生；但当工作接近尾声的最后一天，不论是一年中的什么季节，我就会生急性呼吸道疾病，伤风、咳嗽，有热度等等。您以为我在夸大其词？一点没有。这就像是一种规律。预感到会成功就是这种情况，我无法解释，但它没有让我上过当。”

“又过了几天……布拉特丘克打来电话。原来他在民警局地区科偶然地看到一个老人寻找女儿的申报材料。老人是从彼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克城来的。他的女儿好像是临时住在米柳坚卡街7号女友斯韦特拉娜家里。调查了7号房子，谁也没有听说过有叫格莉布诺娃·柳特米拉·阿列克桑特洛夫娜，在1959年出生的女公民。布拉特丘克对此却产生怀疑，决定和我商量。‘你看，维佳，我说，你向公民证登记员了解一下有没有7号房子，好吗？’过了一刻钟，他又打来电话报告说，7号房子的邻居们从去年冬天起就没有再看到柳特卡·格莉布诺娃和7号房的女主人斯韦塔·布卡娃。现在布卡娃的丈夫库切连科登记居住在这间房子里。库切连科是个爱惹事、爱吵架的小伙子。从公民证登记科的材料中看，他在砖瓦厂当司机。而砖瓦厂，如果你还记得，就在鲁萨诺夫河支流旁边。这时我就感到，我们已经牢牢地抓住了一条线索，绝不会落空。”

高效率的侦查

应当证实所发现的女尸头颅是柳特米拉·格莉布诺娃的。格莉布诺娃是1978年2月来到基辅的。她在男浴室里当了几个月的理发师就辞职，住到斯韦特拉娜·布卡娃家里去，并和她一起开始了卖淫生涯。她们定期把男人们带到布卡娃

仅有一个房间的住房中来，当着斯韦特拉娜的丈夫维塔利·库切连科和他的4岁儿子萨沙的面发生性行为。库切连科也当着布卡娃和格里布诺娃的面和其他的女人干同样的事。妻子的行为一点没有激怒库切连科。相反，他是千方百计促成这种事情的，他已经成为一个靠妓女生活的人。他和斯韦特拉娜和柳特米拉两个女人住在一起并无厌恶之感，但有时也残酷无情地毒打她们。根据他的建议布卡娃和格莉布诺娃不止一次到格鲁吉亚去谋生，从那里带回钱和穿的衣服。邻居们反映：她们两人最后一次到梯比里斯去是在1979年2月份。但是过去出发“巡回演出”时，总要带着小男孩萨沙，这一次则把孩子留在家里。库切连科很快就将孩子送到住在摩尔——库里洛韦茨克区的父母家去了。库切连科没有向民警局申报她们两人失踪的事。而对一些人说她们两人在高加索定居了，那里是荒淫女人的自由天地，可以无拘无束。对另一些人说她们和一些流浪汉厮混在一起，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根据调查的材料，斯韦特拉娜·布卡娃是1956年出生的。全苏联的内务部各机构都不会因为她流浪飘泊而将她列入被捕、判罪或者拘留者的名单。所有这些情况，促成了如下的推测：库切连科既能杀死格里布诺娃，也能杀死布卡娃。

查证工作是同时进行的，但逐步地注意力都集中到库切连科身上，组织人员对他进行暗中观察，审慎地摸清他和一些熟人接触的情况，尽管这些人同他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西达列卡和韦尔巴沃伊一起把得到的信息系统地进行了分析，就这样，一个杀人犯的肖像逐步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1956年出生的维塔利·库切连科是1974年春天来到基辅的。就在那时他认识了斯韦特拉娜·布卡娃，并和她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租了一个房间，两人同居了。过了几个月

库切连科丢下了怀孕的布卡娃回到父母亲家里去了。斯韦特拉娜在1975年2月生下了儿子阿历克萨德尔。分娩以后斯韦特拉娜到库切连科家要求办理结婚手续。库切连科对此坚决拒绝，尽管基辅市德聂泊区人民法院认定他是孩子的父亲，并责成他交付赡养费。

1976年—1977年库切连科应征入伍，复员以后他回到基辅，找到了已经得到了住房的斯韦特拉娜。库切连科劝说斯韦特拉娜和自己结婚，答应今后他们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拿到了居住证明以后库切连科改变了调子：他要求重办住房手续，用他的名字登记。当斯韦特拉娜拒绝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开始折磨她，动手打她，而且还动了刀子。库切连科经常吓唬儿子，一有过失就严厉惩罚。小男孩向邻居们讲：“爸爸用香烟头在我脸上画图，弄得我很疼。”库切连科两年中换了4个工作单位，什么地方也工作不下去。从1978年开始布卡娃和格莉布诺娃事实上已不在米柳坚卡街的7号房内住，而是在各种偶然碰上的地方过夜。这个期间，布卡娃曾向德聂泊区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承认她和库切连科的婚姻是虚假的，还要求他搬出去住。但是，尽管斯韦特拉娜事先表达过坚决的起诉意图，当发传票要她出庭时，她都没有出庭。

在布卡娃和格里布诺娃失踪以后，库切连科就开始常到“茶——咖啡”咖啡馆去。一群贼头贼脑的人常在这里聚会。他还把一些妇女从咖啡馆带到家里狂饮，喝醉以后，他充满敌意攻击别人，歇斯底里地喊叫，说他要手中拿着机枪死去，还威胁众多情妇，说如果背叛他，就要用对待斯韦特卡和柳特卡的办法对付她们。

库切连科过去的女友拉丽莎·库里琴卡向布拉特丘克讲述，并在后来西达列卡提审犯人时证实了以下事实：去年3月

维塔利给了她3件“袋鼠”式样的女短上衣，她把这3件衣服卖给了自己在旅馆业中的女同学。她看见布卡娃和格莉布诺娃失踪前也穿过这样的短上衣。

疑点与日俱增。但是，西达列卡没有急于破案。

“副 产 品”

“尤里·格奥尔吉耶维奇，为什么库切连卡还自由生活了6个月？”我问道。

“从谋杀那天算起，已过去了一年多”西达列卡审慎地解释着，库切连科肯定有所准备，并且制定了某种防御战术。他为自己搞到了不在现场的证据。我们需要找一把开他这把锁的钥匙，要了解他的一切情况，查清谋杀动机，要一点一滴地收集罪证。我们对他有罪是深信不疑的，但对法庭来说这不是证据。

“顺便问一下，他真的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吗？”

“一般说是有的。他向很多人出示过斯韦特拉娜和柳特米拉好像是从格鲁吉亚寄来的明信片。再说邮戳上的日期也是在谋杀案发生以后。在侦查库切连科的过程中，我被调到共和国检察机关去担任特别重要案件的侦查员，而我……”

“那您的责任加重了啰！”我暗示着。

“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我把这个案件带到新的岗位上去，并结束了侦查工作。但里面有许多“副产品”。我们顺便侦破了一些发生在鲁萨诺夫各个花园别墅中的盗窃案。除了莎哈娃以外，还找到了6个失踪的妇女，2个逃犯，侦破了4起谋杀案。”

“是怎样侦破的？”

“通常用的办法……”西达列卡淡淡一笑。“当我们分析研究照片时和格莉布诺娃有相似之处的安娜·叶菲缅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是那个血型不同的妇女，你还记得吗？她的丈夫在编造安娜突然离家出走的情节时露出了马脚。我们抓住不放，查清了是他出于妒忌杀了人——妻子和情夫在床上睡觉被他抓住了，他就用一截断管子打破了她的头。在审讯时他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并说出了掩埋尸体的地点。我们把安娜尸体挖了出来。由于叶菲缅卡曾是一个军人，我们把这个案件转给了基辅卫戍部队的军事检察院继续审理。其他的3个案件是我们从头至尾逐一侦破的。”

“这些案件的情况如何呢？”

“有一个叫瓦谢茨的公民出于报复心理杀了妻子——当他被监禁时妻子和他离了婚，并把他从住房登记证上除名。这个妇女也曾列入失踪妇女的名单，她和格莉布诺娃有某些相像之处，因此我们研究了情况，并得出结论：罪犯就是瓦谢茨。在间接罪证的压力下，他投降了。并领我们到了因正要修理，住户已经搬走的一幢大楼电梯升降道旁边，他把妻子的尸体砌藏在那里。还有2起谋杀案都是年轻的社会渣滓作的案。他们请姑娘们到港口的拖船上游玩，就在那里强奸了她们——受害者怕把丑事张扬出去，所以没有一个人到民警局报案，而有一次2个19岁的女护士起来反抗，她们因此而丧命——脚上绑了重物，被活活地沉入冰水中。其中一个护士的头发也是和格莉布诺娃的头发一样用过氧化氢涂过。这就是我们抓住的一个依据。我们逮住了罪犯，把他们送上了法庭。”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平平常常，不言而喻。而我不由自主地在猜想，为了获取这些“副产品”需要化多少精力。如果西

达列卡的侦查行动小组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上述罪行大概永远也不会被揭露的。

“在收集主要案件证据时，也是出了一身大汗的——侦查过程中我们询问了大约 1000 个见证人，进行了 39 起司法鉴定，”西达列卡停顿一下后继续说道。“就这样我们对提审库切连科作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意识到除了他，谁也不会给我们提供直接罪证。”

水落石出

拘捕小组是在中午拘留了库切连科并把他带到共和国检察机关的。拘捕前对他的住宅进行了有效的搜查——找到了两个被害人的上衣，发现了浴室和房间里的血迹。在阳台上发现了一个大袋子里面装着格莉布诺娃和布卡娃潮湿腐烂的内衣。

西达列卡一上来就警告库切连科：他是被怀疑的凶手。西达列卡打开录音机开始提问。“斯韦塔在什么地方？”“她走了”。“她穿什么衣服走的？”“穿了件皮毛大衣。”“是你 5 月份给戈利措夫，他又送给自己妻子的那一件吗？”西达列卡步步紧逼。

这些连续不断提出的问題都是事先深思熟虑拟就的被称为系统论据。为库切连科一共准备了 117 个论据，但第 6 个论据就把他攻垮了。

“我杀了她们。”

办公室里寂静无声。

“要不要抽烟？”——西达列卡打破了沉默。库切连科拿

了一支香烟。一连深深地吸了几口就开始不停地讲述起来。1979年2月23日晚上，为庆祝苏联建军节布卡娃送给他一小瓶香水。他买了纯葡萄酒。当他到食品店去时，格莉布诺娃淋浴后，就放荡不羁地裸体躺在沙发上。他怒火中烧要把她赶出家门，但布卡娃反对这样做，就大吵大闹起来。当斯韦特拉娜走向浴室去洗澡时，他跟在后面，拔出一把刀刃已外卷的刀子，向布卡娃的背部刺去。布卡娃倒在地板上。他跑进房间看见格莉布诺娃从沙发上跳了下来，正在穿鞋，又把刀子刺进了她的颈部和身上。当格莉布诺娃仰倒在地板上时，儿子萨沙醒了。库切连科不得不去哄儿子，使之安静下来。整整一夜他都坐在儿子的小床旁边。早晨他把格莉布诺娃的尸体移到浴室，把儿子送到熟人家去，又打了一个电话给当时和他同居的拉丽莎、库里琴卡。拉丽莎听到他杀了两个人，还想到民警局去投案自首就嘲笑他，并答应帮助他隐匿犯罪的痕迹。

他们把割下了头颅的格莉布诺娃的尸体埋到科普电影制片厂后面的树丛中，把布卡娃的无头尸体隐藏到正在建造的地下铁道“少先队”站旁边的凹沟里。两个被害者的头颅包在网线袋里沉到了鲁萨诺夫河支流左岸的冰窟窿中。

审讯中断后，侦查行动小组立即来到上述地点验证犯罪现场，把被害者的遗骸挖掘出来。

又一个疑案

过了两个星期少校卡瓦连科来找西达列卡，对他说基辅市列宁格勒区女公民叶列梅卡的失踪，尽管从一切迹象看也

· 是一起谋杀案，但已经拖了一年无法破案。

“请您们把有关她的信息，周围的环境，她的生活方式，志趣爱好等方面的材料收集起来，让我们到那里去研究如何侦查”——西卡列达答道。“请暂时不要把布拉特丘克调走。他还要把库切连科的案件圆满结束掉，不留一点漏洞。”

第二天少校卡瓦连科讲述了案情概貌：

“叶列梅卡·瓦连季娜·阿历克谢耶夫娜是1934年出生的乌克兰人，受过中等教育，已婚，没有生育过子女，也没有前科。大约在1979年11月10—12日从家里外出失踪。出走时的情况不明。她穿的衣服除了穿在身上的以外，都留在家里。失踪前几天她辞职了，但工作单位没有付给她最后的工资，她也未来单位拿劳动手册。在当铺里有她抵押的私人珠宝。她没有对任何一个亲人和熟人说过她即将离家外出。她的丈夫1980年1月29日向民警局申报她失踪。他解释道，整个11月份他都是在位于普谢——瓦季采的厂防治疗养院度过的。是一个邻居——他们家的朋友打电话到疗养院告诉他，不知为何瓦丽娅不在家里住——洗过的床单在阳台上已经挂了一个多星期，晚上房间的窗户里也没有灯光。

瓦连季娜·叶列梅卡失踪的事曾经立案侦查，后又作为刑事案件起诉。这个案件的侦查工作是在去年6月30日停下来的。在全苏范围内的公开调查没有结果。在没有辨认清楚的尸体中也没有发现她。

瓦连季娜的丈夫——叶列梅卡·格奥尔季·达尼拉维奇1937年出生于文尼察州赫梅利尼克斯克区，苏共党员。他受过9年级的教育，是某个以信箱号为代号的保密企业的磨工队长，曾被授于劳动红旗勋章和奖章，不止一次地被选为市党代会的代表，并曾因公到资本主义国家出差。他是1962